

川海文心

桂满中秋月将圆

■申功晶

走在小区的石子小径上，丝丝时浓时淡、若有若无的清新馥郁桂花香气扑面而来，让人忍不住深深呼吸、持续寻觅。农历八月，中秋节前后，桂花开得正盛。中秋佳节除了吃月饼、拜月亮外，更有赏桂习俗。《红楼梦》里贾府阖家过中秋时，“贾母仍带众人赏了一回桂花，又入席换暖酒来”。光看大概还觉得不过瘾，于是“贾母便命折一枝桂花来，命一媳妇在屏后击鼓传花。若花到谁手中，饮酒一杯，罚说笑话一个”。

何曾有幸，桂花在我的家乡姑苏被尊奉为“市花”。相传，过去在苏州曾有“不种桂花树，讨不到老婆”的说法，因此当地每一对新人成婚时都会种上一棵桂花树，好让子孙后代乘凉。

桂花的秉性与苏州人相仿。在园林里，当牡丹、棠梨争奇斗艳、占尽春光之际，桂花甘为配角，安静躲在一隅，只在繁华落尽的仲秋悄然绽放。这份不张扬、不争宠的低调，着实惹人心疼。

古代文人常由桂花联想到嫦娥。南宋杨万里诗云：“不是人间种，移从月里来。广寒香一点，吹得满山开。”诗人眼中的桂花树，来自清冷的广寒宫，它与嫦娥相依相伴，落出了孤独、寂寞的味道。直至“千古第一才女”李清照的一句“自是花中第一流”，才将桂花陡然拉高了几个段位，使其跻身“一流”阵营。

曹雪芹早年生长在苏州，他笔下《红楼梦》里的桂花可观、可食，亦可调制化妆品。比如，刘姥姥进大观园那回，丫鬟们端上来的捧盒中就有一样点心便是用桂花、莲藕、白糖做的“藕粉桂糖糕”；袭人送湘云的糕点中，也有一样用新采的桂花、栗子和糖做的“桂花糖蒸新栗粉糕”。贾府人除了用桂花来做应季糕点，还将之做成香露。王夫人给宝玉送的木樨清露就是用桂花蒸馏而得的香液——一碗水里只兑一茶匙，就香得不得了。宝玉“调好一尝，果然香妙非常”。

《红楼梦》中的每一位金钗

都代表一种花，黛玉是芙蓉、宝钗是牡丹、湘云是海棠、妙玉是蜡梅……桂花的代表则是薛蟠的老婆夏金桂。此女出生在一个富贵家庭，“其余田地不用说，单有几十顷地独种桂花。凡这长安，那城里城外桂花局，俱是他家的；连宫里一应陈设盆景亦是他家供奉”。金桂又是独生女，寡母对她娇养溺爱，百依百顺，遂养成其横行的性情——“自己尊若菩萨，他人秽如粪土。”“因名叫做金桂，在家时，不许人口中带着金桂二字。凡有人误说，她便定要苦打重罚。后因想桂花二字是禁不住的，须得另换一名。想桂

花曾有广寒嫦娥之说，便将桂花改为嫦娥花，以寓自己身份。”寥寥数笔，一个“一半白富美、一半河东狮”的生动鲜活形象跃然纸上。自夏金桂嫁入薛府，搅得婆家乌烟瘴气、一地鸡毛，连薛蟠这等天地不拘的“呆霸王”，都被她治得服服帖帖，真可谓一物降一物了。

可纵使此等跋扈剽悍的泼妇，在曹公笔下仍是“外具花柳之姿，内秉风雷之性”的“好”姑娘——她的才情和容貌不下于宝、黛，尚有几分刁蛮公主的真实可爱，不似伪君子般虚假做作，因此将她归入金陵十二钗副册。只是在高鹗的续貂中，

添置了一笔毒杀香菱不成、反而毒死了自己的结局，将夏金桂丑化成红楼女子中扭曲、毒辣的“蠢恶之首”，未免有拂曹公一片爱桂之心。

诚如汪曾祺所述，桂花“干制可以做元宵馅、年糕，既有观赏价值，也有经济价值”，一到仲秋，苏州人便“无桂不欢”。金灿灿的丹桂开满了整座城市，星星点点的金黄在粉墙黛瓦间探头探脑。这个时候，人们除了“拍拍拍”，还可以“吃吃吃”。苏州人将桂花做成一道道时令美食：新鲜香芋加适量红糖焖熟，撒以桂花而食，唤作“桂花糖芋艿”；赤豆糊浇在白粥面上，用小匙盛满绵白糖，捏一撮糖桂花，一齐撒到碗里，是谓“赤豆糊糖粥”，趁热舀一匙送到嘴里，黏黏糯糯混合着糯米香、赤豆香、桂花香，沁入肺腑；将鸡头米倒入沸水煮三分钟，兑入少许白糖和干桂花，一碗极素极简的糖水桂花鸡头米问世，一勺入口，汤水里带着沁人心脾的桂花香，鸡头米软糯弹牙又有嚼劲，桂花的美味从舌尖渐向喉咙扩散，芳香溢齿，甘泽润喉。

从太监弄里的桂花糖炒栗子到葑门横街的桂花糯米糖藕，从骆驼担上的桂花糖粥到妈妈亲手酿制的桂花米酒……由桂花制成的一道美食数不胜数，萦绕在苏州人的舌尖上，点缀了姑苏一个中秋的香甜。

桂满中秋月将圆。又是一年佳节临近，家乡已经泛起一片金黄、浸透阵阵清香，静候游子平安归乡。



闲思随笔

■章铜胜

周末我去逛菜市场，看见有人在道边卖南瓜。南瓜有大有小，大的半黄半青，小的却全黄了——大概是不同品种的南瓜吧。小南瓜的瓜皮上面敷了一层白霜，瓜棱圆而饱满，瓜柄半弯曲，样子很耐看。于是我便买了一个小南瓜，回家放在书桌上，偶尔看看、想想，觉得很有趣。从半弯曲的瓜柄上，可以想象它连接在瓜藤上的样子。一些这样的细节，时时让我想起以前乡村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有时是幸福的回忆，有时则是略带些伤感的片段。它们也如瓜柄藤蔓般弯弯曲曲地在我脑海中缠绕着，不知道从哪个细节或哪个切口，可以抵达自己想要抵达的地方，或是

走进想要走进的境界。

年少时，我家每年都在菜园边上栽几墩南瓜，南瓜藤就顺着菜园边的荒坡往外爬。为了不让南瓜藤越过荒坡的边界，我们总要把它牵回来，用一个土块压好，或是将之缠在一根稍粗壮一点的灌木枝条上，这样南瓜藤便能在空地上弯弯曲曲地绕来绕去了，像探险一般。去收南瓜，也是在这个时候，或是稍晚一点。掀开瓜藤，一个个南瓜端坐在瓜叶下，或是在覆盖着的一片草下，那是顺着弯弯曲曲的瓜藤，牵扯着的大大小小的惊喜。我家菜园边的那片空地上，每年都能收获不少南瓜。那些年，除了堆在屋角的南瓜之外，给我印象最深的，是那些弯弯曲曲的瓜藤和同样弯弯曲曲的卷须。

菜园里，豆角、丝瓜，还有其它瓜类的藤上，都有弯弯曲曲的卷须。以前不太在意，现在想起来，好像又不甚明了其中的深意，可我还是喜欢它们弯弯曲曲的形状，像乡村的道路，也像村庄里的日子，缠绕着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就那样循环往复，像螺旋，又像我们走不出的乡村生活，以某种隐秘而又弯弯曲曲的方式，连接着我们的过去和现在。那是一条走不出的乡村土路，始终弯弯曲曲地在那儿，绵延、缠绕。

那些弯弯曲曲的乡村土路，总是绕过一些东西，或是在它延伸的方向上被一些东西阻挡，而不得不选择绕过。它们绕过路边的一棵树、一个小池塘、一片菜地、一个土堆、一座

村庄，绕来绕去，便绕远了，将一条路绕得更加弯弯曲曲。其实这样的乡村土路，容易让人记住它，那些它绕过的东西，成了它的标识和特点。原本无奇的一条土路，因为弯曲而有了长度，也有了内涵，它和许多它绕过的东西建立了某种联系，也为路过的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记忆的风景和事物。乡村土路的弯弯曲曲，本身也蕴含着乡村的智慧。长期在乡村生活的人，总是有着一种本能的谨慎和敬畏，那是对于一切农事的谨慎，对于影响乡村生活气候和土地的敬畏。谨慎与敬畏，在村居的日子里绕来绕去，竟绕出了一份祥和与生生不息来。

乡村土路、小溪，它们绕过一些事物，又绕过另外一些事

物，说是妥协也好，说是顺应也罢，无非是一种状态而已，就像在乡村生活的人们。乡村的小溪与河流一样，弯弯曲曲地流淌过日日夜夜。印象中，没有一条自然形成的小溪、河流是平直的，它们在大地上蜿蜒向前，弯弯曲曲地流淌，带来一些东西，也带走一些东西。昼夜不辍、无声无息，它们弯弯曲曲的流程，或许就是一种无知无觉的浑然忘我吧。

弯弯曲曲的瓜柄藤蔓，弯弯曲曲的土路河流，弯弯曲曲的乡村生活，弯弯曲曲的岁月和人生……在各种弯弯曲曲里，我们经历过、思索过、获得过，由记忆和目光为媒，连接过去和现在，在脑海中保持一点隽永的细节，最终沉淀为一个更为鲜活、丰满的自己。